



大地遊走

耿麗菊

插枝梅花迎新年

和遠方的朋友視頻聊天，她心情不錯，說，趁着天氣好，馬上要過年了，就把家裏所有的地方打掃一遍，到處新斬斬的，才是過年的樣子。她還去花市買了幾枝梅花，插在瓷瓶裏，感覺屋子頓時增輝不少。

「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沒想到整天忙着上班、忙着照顧小孩子的她竟還有過年插梅花的閒情雅致。在她這裏，我真切地感到了不管日子多忙亂，人的心態得是明媚陽光的。生活是自己的，認真對生活，生活才會好好對你。生活裏的很多事情，並不是不順心，而是首先自己的心不順，才會覺得生活黯淡無光。

看着她家窗台上靜靜綻放的喜盈盈的梅花，不禁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歲朝清供》：「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歲朝清供是文人雅事，讓人讚嘆和佩服。

古往今來，大家喜歡把臘梅花作為歲朝的清供，是因為在黯淡枯寒的冬日裏梅花的顏色鮮麗。這靚麗的色彩其實正是我們心中對生活的期待和祝福。

新的一年，一切都會重新開始，日子像花兒一樣明媚溫暖。每到舊曆年底，想到有關歲朝清供的雅事，想到舊畫上的老者，總是分外親切。這時，一個笑瞇瞇的老人就會從如煙的往事裏清晰地映現在眼前。

那是多年前獨居的大奶奶。記憶中，大奶奶總是一個人居住在河邊的院落裏。大奶奶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一個遠嫁，一個嫁到了鄰村。她也不到女兒家去住，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守着她生活了一輩子的院落。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院子裏歡聲笑語。大奶奶一個人也會把年過得喜氣洋洋，溫暖如春。她家的院落裏有大爺爺生前親手種的兩株梅樹，大奶奶日日與它們相伴，像照顧孩子一樣，殷勤周到。梅樹似乎懂得這份恩情，每到過年的時候，開得格外明麗熱鬧。

大奶奶就把家裏的桌上和窗台上都擺放上梅花插瓶，點上紅紅的蠟燭。她的家裏從來沒有年老人的那種暮氣和岑寂。

除夕的傍晚，我們那裏有給長輩送吃食的風俗。大奶奶家是我們都爭着想去的。我們端着母親準備好的筐子，筐子裏盛着丸子、油條、魚塊等自家過年的食物，請大奶奶嘗嘗。大奶奶這時特別高興，慈祥的面龐和氣親切，不但給我們的兜裏裝滿了糖果，請我們欣賞她家院子裏的梅花，回家時還一定會送給我們幾枝開得明媚的梅花，讓我們拿回家去，插枝梅花迎新年。

單憑這一點，大奶奶就和別的人不同，這也是我們喜歡她的地方。她把一個人的日子過得清靜自適，溫暖得體，不僅不需要他人憐憫，還給身邊的人送去明媚。



方芳

是誰「不幸」了？

美斯來香港臨陣缺賽，一句「實屬不幸」，你收貨嗎？為一睹球王美斯表演，香港本地和遠道而來的球迷，付出超高價入場，卻是貨不對辦收場。朋友說，當天上午有人以1,500元賤價出讓貴價票，據說是收到風，美斯和蘇亞雷斯不會上場，朋友是球迷，但不算狂熱，所以也沒有心動。

美斯在日本開腔解釋，在香港表演賽因「傷患」而缺陣，實屬「不幸」，期望下次有機會再訪港表演。見過鬼怕黑，你估還有沒有下一次？

一句「不幸」，即是說「你唔好彩」，商業活動有法律合約，與「不幸」掛不上鉤，美斯以「因傷」理由缺陣，或許可以走法律辯，但有違運動員道德。運動員都有拚搏精神，即使受一些傷患，也會包紮上場比賽，如果美斯傷得不能下場比賽，球迷也會理解，更何況此次屬友誼表演賽性質，安撫球迷辦法多的是，但美斯沒有嘗試去做，班主碧咸及其團隊也不想辦法，連場邊已熱身的蘇亞雷斯也不下場，如此不尊重香港球迷，除了引起不滿，更多是「非傷患」的猜測。

其實「不幸」可圈可點，香港球迷固然不幸，「國際邁亞密」同樣不幸，開場前，班主碧咸接待貴賓風騷滿場飛，完場時卻在噓聲中強顏歡笑，信譽招牌受損，剛冒起的球隊還能走得遠？球王美斯年屆37歲，光輝歲月已去到水尾，還來一齣辜負球迷招來罵名，晚節不保，同樣也是他個人的不幸。

本人不是球迷，球王美斯是我少有認識的球員，他的勵志人生本來是正面的樣板，作為國際球星，對得來不易的成就，理應倍加珍惜才是，如果因為錢搵夠了，有了名氣場，就可以傲慢待人，那是他個人修養不夠，即使球再踢得神乎其技，也把自己以前建立的人設全部推翻了。

現在世界潮流快速轉動，人氣來如風去如潮，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要讓沒有道德的球隊影響我們城市的氣氛，還是讓我們捨棄「國際邁亞密」和美斯吧！



廖書蘭

生命的恩典

台灣南投縣鹿谷鄉溪頭的美在於寧靜，那一株株的孟宗竹和杉樹筆直而立，依山勢而長，成行成片，它們彼此保持不近不遠的距離，佇立於我的眼前，樹與樹之間，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態，又似獨立自足於幽篁裏，有不理會人間煙火的冷傲孤清。我深深被眼前的山景湖光吸引，記憶回到40多年前，少年的我來到這裏，也是一樣的天與地，只是時光不同，心境各一，容顏已異。

隔了40多年，我在地球上繞了幾圈，今天還能有此機緣回到少年時來過的地方，看一摸一樣的竹子與杉樹，踩著少年時踩過的石階與泥土，吸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芬多精(Phytoncide)，而所不同的是，當年對世界充滿著好奇、少年的我，有無窮的憧憬、信心和熱愛，有追逐的勇氣，有呈現的率真；而40多年後的今天，有此機緣，攜女兒返回寶島一遊，母女倆幸福相處40多天。

今天山上放晴，出現冬日的陽光，在雲霧繚繞的山谷，櫻花樹下我寫詩，落筆之時，櫻花無聲無息地飄落滿地，

在頭髮上、肩膀上、稿紙上。那枝頭的畫眉鳥，在櫻花樹上一邊跳上跳下、一邊唱歌。此刻女兒在草地上駕駛無人機，她欲把山青水秀的溪頭擁入懷中一覽無遺。

與女兒來溪頭小住一星期，我們日日賞竹、觀樹、聽溪、看星……感動這生命中連接，我以柔軟的心房，輕撫青翠欲滴的竹葉與杉葉，如同母親輕撫嬰兒粉紅的臉頰。我們點起一炷沉香，一邊品茗一邊看書，有時相互沉默不語，各自思考人生目的與意義，有時漫無目的地聊上幾句，我感覺這兩代人心靈的貼近；自從女兒到海外讀書，畢業後又留在當地工作，我們大約已有十幾年的時間，不曾這樣長久單獨地相處，對一名母親來說，這是生命的恩典。

台灣的山水滋養了萬物生長，大部分的老百姓純樸善良，熱情好客，人人喜品茶，家家備有功夫茶藝；與朋友喝茶聊天一坐就三五個小時，是稀鬆平常的事，這是閩南人藏在骨子裏的生活習性，所謂台灣美食，其實就是閩南菜餚，我們從人文歷史或地理的角度來看，台灣是中國沿海的一個離島。

今次與女兒返台，難得感受母女親情，也體會到台灣傳統文化就是閩南傳統文化。



◆溪頭的初春，櫻花樹下飲梅酒。作者供圖



百家廊

袁星

年年過年

年，年年都過。新的一年，與以前的年，總有諸多相似，幾許不同。過年，過的是習俗的傳承，過的是家的團圓，過的是理解和包容。

臘月二十晚上，妻子跟我說：「年三十，我想回俺家過。」我疑惑問：「啥意思？」她答弟弟、妹妹都在家過。孩子的小姨沒出嫁，孩子的小舅回老家，都正常。妻子已出嫁十多年了，按照本地風俗，得一家人同回婆家過年。

帶著老婆孩子回老家過年，團團圓圓，皆大歡喜。平時，忙工作，忙上學，一家人真能聚在一起的時間幾乎為零。就算偶爾在一起，也是來去匆匆，甚至連吃一頓飯的工夫都沒有。農村老家那邊，更是如此。村裏的父老鄉親，百分之八九十在外謀生，只有過年時才奔着父母回趟家。村莊，只有在過年時才真正具備煙火氣息。空蕩蕩的村落，一下子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父老鄉親填滿，許多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許多心裏話，許多情感，在一個叫「老家」的偏僻村莊，大河之水般匯流到一處，激起層層漣漪和浪花。

結婚後，圖方便，我在工作的小鎮上安了家。基層醫院的工作，總閒不着，所有節假日都是輪休。有人放假，就有人值班。我跟妻子不在一個科室，每個科的人又都不多，再分白班和夜班。若除夕不值班，春節鐵定值班。一家四口回老家陪父母過年的次數，其實很少。因為得隔三差五回單位上班，和哥們兒聚在一起小酌幾杯的機會也幾乎為零。我並不饒酒，酒量也不大，但親朋摯友好不容易聚在一桌，聽着劈劈啪

啪的鞭炮聲，適量小酌幾杯不恰怡情，更能烘托節日氛圍。

妻子說：「我年三十上白班，晚上在地方過。」孩子的姥姥家，是地方鎮駐地的一個自然村，離單位不遠。她還補充，弟弟雖然結婚了，弟媳卻要回娘家過年。結婚後的第一個新年，弟弟回娘家過，弟媳回內蒙娘家過。這事，我有點意外，亦在意料之中。聽說，他倆結婚前就商量過。弟媳家姐妹3人，沒有哥弟。三姐妹都出嫁了，如果過年都不回去，她們父母家難免有些冷清。所以，孩子的舅舅和舅媽商量過，新年時，兩個人一起回父母家，一邊過一年。雖然與傳統風俗有些背離，於情感上，這也說得過去。他倆各回各家過年，或許也是提前商量好的吧，我沒多問。

過年，講究的就是個「闔家團圓」。回誰家過，最好都一起。如果沒有特殊情況，還是尊重傳統比較好。我們這兒，過年都是回婆家的。過了年，則有一家人去娘家的習俗。時間開隔短短三兩天而已。醫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危，不得不值班，因此不能一家團聚，還情有可原。不值班的情況下，分開過，心裏多少有些疙瘩。

臘月二十，小兒子就隨奶奶回老家了。過年時，我和大兒子也要回老家過。妻子年三十那天上白班，正常情況下，我下午回鎮上接她。如果她執意回娘家過，也隨她吧。去年，把妻子從小養到大的爺爺在99歲高齡去世，她的心裏，有太多苦痛和不捨。

年，年年都過。辦桌豐盛菜餚，貼對聯，燒香磕頭敬天，放煙花鞭炮，拜

年，四處串門子，打打牌，閒逛，爬山。在農村老家，除了一家團圓，沒有太多苛求。年前年後，放下手中的活，大家都輕鬆起來，走親訪友的，趕年集的，也忙也閒。

過年了，最快樂的依然是孩子。現在的小孩，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玩。暫時不用去上學了，有了大把大把的時間。玩，只要安全，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其他的啥都不用考慮。年前年後，孩子們的天性，可以盡情釋放。

成年人的世界，有些地方，永遠比不上孩子。過年時的閒，也比孩子們的少了幾分。情感上，生活上，禮節上，還是要分些心思的。走親訪友，備年貨，這些都需要時間，還有金錢。一年到頭，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家，年是不太舒坦的，特別成年人。成年人的閒，有的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是隨大溜的。其內心深處，鞭炮聲中，可能正背着一個沉重的殼，步履維艱。但過年了嘛，不管好孬，總得閒一閒，歇一歇。

年夜飯，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得才美滿。老人、老婆、孩子，沒有外人，一家人說說笑笑的，吃着舒心。情至深處，可以稍稍「放縱」一下，斟上酒，喝兩杯。飯桌上，都是家裏人，喝點兒小酒，沒誰會拒絕的。

孩子的舅媽，奔波2,000多里從臨沂回內蒙古的娘家過年，妻子想就近去鎮駐地村的娘家過年，均是為了和家人團聚。雖然這種團聚，是以割捨另一處的團聚為代價。當習俗跟現實有了衝突，偶爾讓讓步，也未嘗不可呢。過年了，更需要多多包容、理解、支持。



連盈慧

送禮回禮兩為難

小妹來電，說去年新搬來C座的住客十分友善熱情，入伙才一個月，聖誕節時便送朱古力來打交，日前又送來一大底她自製的蘿蔔糕，朱古力還是小意思，蘿蔔糕那麼大製作，禮重人情重了，真要禮尚往來，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回報了，因而感到十分煩惱。

而且小妹性格內向，多年以來平日跟同樓舊住客除了出入見面點頭打招呼，從未有過什麼互動，她知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也聽過有些鄉例回禮時要比人家送來的禮物厚重，小妹就是不知道給對方回什麼禮才好。

怎樣回答她呢，因為她說過這個新鄰居曾自報家門是內地新移民，內地那麼大，就是不知鄰居是哪鄉行哪例，記得小時候聽父親說一個沒有考慮過主人家臉色了。話題扯遠，還沒有答小妹，事實也不知應該怎樣答她，想到她年紀不小，只笑勸她自己「執生」人憐，怪責父親看扁他



◆送禮如過人情關！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王家衛新路

王家衛首次導演的電視劇《繁花》在內地央視普通話首播成為熱門話題，香港人聞訊，紛紛讚好支持，甚至上升到「港產片再起」的高度。但在內地，成為熱話，不一定是好評。恰巧上海女友一家5人訪港，我借機問問上海人的反應。原來，跟網民一樣，不全部「叫好」。他們承認拍攝手法有新意，但認為有些情節不太上海，覺得上海人並不劇中描寫那麼俗氣，尤其是唐嫣飾演的汪小姐。一對中年電視迷夫婦都說：「上海女孩斯文、優雅，即使遇到問題，也絕不會像汪小姐那麼八渣、粗魯……」他們卻接受馬伊琍飾演的玲子，說她進退有度的風範、骨氣，才是上海女人。

我說，這是電視創作，導演為了戲劇效果，圍繞在男主角阿寶身邊的3位女主角自然要各有風格、個性，才有戲可看。而且，上海這麼大，女人也千姿百態，人在不同的場合或不同的遭遇下，呈現出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但他們說，身邊的上海人都有同感。顯然，跟香港人一樣，人們對自己熟悉的地方和人物會有不自覺的高要求，甚至有身在山中看不見峰的錯覺。但也是一家之言。對藝術家或創作人來說，

新作惹來批評，不是問題，最怕的是悄悄播放，悄悄收檔。

當然，王家衛是名導，他的電視劇「處女作」自然受到期待，從這個角度說，其實已成功了。我雖然不同意「港產片再起」，卻認為是「王家衛再生」——拓寬市場和戲路，內地龐大的電視劇市場容得下王家衛風格。他把拍電影的手法，尤其是蒙太奇式的穿插、倒敘，甚至鏡頭凝固式的人物特寫等運用在追劇情、看故事的電視劇製作中，闔家歡式觀眾感節奏太慢。我卻欣賞他這點唯美堅持，尤其對畫面，從人物造型到拍攝角度的講究。現在很多人家中都有高解像度電視機，而且網上看劇還可以翻看，看到不明白的，或者感覺那個蒙太奇鏡頭太玄，可停機或回機慢慢看，這也是一種享受。

王家衛向來是慢工出細貨的人，作品被一些人視為「票房毒藥」，指過於精雕細琢，而忽視了商業節奏。人們卻是邊邊看看，也難得總有人願意投資。記得多年前在戲院看上映不久的《2046》時，觀眾寥寥無幾，我也看得莫名其妙。但他也拍了荷里活式的《藍莓之夜》，以及叫好叫座的《一代宗師》呀。懷舊，是他的風格特色，那是在烏黑的戲院內兩個小時的自我放縱。在家裏，不是更好嗎？



琴台客

伍呆呆

無計留春住

女友專程從國外回來裝修前不久新買的房子，趕在立春之前將新房裝修好，擺了入伙酒。

與女友在相近的日子裏擺酒的朋友亦有幾位，一時間我的手機裏收到了不少邀請函，因分身乏術，不能前往飲酒，只能對朋友們表示遺憾和祝賀。

大家都趕在舊曆新年前扎堆辦喜事，是因為按舊曆算的話，立春這天還是舊曆癸卯年的臘月，過年之後沒有「春」，這一年就成了盲年。擁有兩個立春——俗稱「雙春」的年份適合辦喜事，對於沒有「春」的「盲年」，無論是新屋入伙還是婚嫁，大家是能避就避，能免則免。

有人對「雙春」甚是歡喜，有人卻還需要「躲春」。2月4日這天到朋友家拿點東西，發現一向喜歡外出的朋友閉門不出，並告誡生肖屬牛的我也要注意，因為這天立春，好些生肖都要「躲春」。

民間流傳的說法，在不同年份的立春都有不同的生肖動物需要「躲春」。立春代表新一年的開始和希望，冬去春來，萬物復甦，它們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和生活方式，一些生肖動物在這個充滿變化的時刻會感覺焦慮不安，便會本能地選擇在立春這天躲在自己的巢穴裏，以免受到外界的影響和傷害。

與中國傳統曆法中的十二地支相配的人類十二生肖也受到了動物們的影響，有了「躲春」的習俗。據說「躲春」是為了躲「太歲」，因為立春之日是新歲和舊歲兩個值年太歲交接工作的時刻，太歲在中國民間被視為「歲」的主宰，年年歲歲，歲歲年年，由他們掌管着人間的吉凶禍福，生肖們一不小心就會「犯太歲」。

古人本着對自然規律和神靈的敬畏，對「春」與「太歲」當然是能躲則躲。今人不管信與不信，為了對習俗的尊重，亦是能躲則躲。

其實「躲春」也不難，動物們躲進自己的巢穴不外出，與生肖動物同屬相的人們只需躲進自己家的屋簷之內即可，立春交節的時間被計算得很精確，人們只要在太歲們交班的時間不要外出「犯太歲」便是。

因為朋友的告誡，我在今年立春的時候成功地和朋友家喝着茶，躲了春。有趣的是，有人要「躲春」，有人卻要「尋春」。宋人黃庭堅在他的詞中寫道：「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舊薇。」詞人尋春不成，對春天的眷戀之情連鳥兒都不能解，只能等待來年。

元代散曲家薛昂夫則想「留春」。他在詞中寫「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明年春又來，何似休歸去……」不單是想「留春住」，就連春去還來，他也是十分地不捨。然而時光又何嘗是人們能真正躲得起，或是留得住的呢？